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精要

一、論文名稱 四川簡陽客家話研究—以踏水鎮為例

二、作者 鄭玉華

三、獎助年度 103 年度

四、獎助金額 新臺幣 5 萬元整

五、研究過程(含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等)

四川的客家話，是明清「湖廣填四川」時期自廣東等省份輾轉移民至四川後的延續，當地人稱之為「土廣東話」，現今因分布較零散，較沒有其一致性，以往總是被歸類至「未分片」的客家話地區，這些未被劃分成片的客家方言點，皆為值得去探究的處女地，四川省的語言複雜程度更甚於臺灣，踏水鎮之客家話研究過程仍多遵循方言研究之基本方法，簡述如下：

(1)研究方法

1. **田野調查、蒐集語料**：此為方言研究之首要研究方法，其包含調查前的文獻爬梳，由於四川客家話屬移民產物，因此，調查前的文獻閱讀有助於深入剖析踏水鎮語料，爬梳之文獻很廣泛，需包含四川境內客家方言及其他方言之分布情形及語言特點、四川史地之發展、原鄉五華客家話的原貌，具備這些基礎概念後，才能夠實際進行調查，調查過程中，經由語料蒐錄大略歸納語音系統，並適時掌握其語言特徵，並於調查後進行語音記錄、分析。
2. **語音記錄與描寫**：語言記錄是將語音符號化之過程，此過程是語言調查之基底工程，語料之描述才能將符號意義具體化，以漢語音韻學的角度分析語料，並描寫出其語料特殊性，實為語言調查之價值。
3. **比較分析**：單方言點的語料分析無法凸顯出踏水客家話之特色，除了以漢語方言學等相關理論方法分析，尚得適時應用原鄉之五華客家話及四川境內方言語料進行縱與橫之歷時共時分析。

(2)研究對象

根據崔榮昌於《四川境內的客方言(上下)》一書中對四川客方言分布之記錄，簡陽市的桂花、石盤、老君井、五指、五龍、石堰等鄉仍分布客家人，客家

話卻多已流失，簡陽市踏水鎮因為地處較封閉之地區，客家話之保留程度較佳，且踏水鎮客家話之記載並未收入至相關文獻中，因而選擇踏水鎮為田野調查之方言點。本文以音韻研究為主，詞彙為輔，主要探討五華客家話在輾轉落腳四川後之語言轉變，長達幾百年的地理阻隔及與週遭強勢方言之抗衡，「語言接觸」的因素確實深刻影響踏水客家話的語言成分，但經由客家話的基本語音特點而論，尚保留客家的特質，也有部分客語特色詞彙留存於常用詞彙中，實屬難得。

六、主要研究發現

本論文的主軸為音韻研究。除了將踏水話與中古音系進行歷時的聲、韻、調對應，也將踏水話與廣東五華客家做共時的比較，依此概念來討論踏水話的音韻現象，踏水話基本上也都具備客家方言的共性，而除了「共性」之外，其中的「特性」才是更值得關注的。本研究歸納出踏水話的音韻特點如下：

- (1)聲母—影母開口一、二等的ŋ-增生
- (2)韻母—遇、流二攝的陽聲韻尾增生
- (3)韻母—撮口呼 y 的產生
- (4)韻尾—輔音韻尾的不平行發展
- (5)韻母—o 的元音破裂
- (6)聲調—濁去歸上
- (7)聲調—變調的鍊移現象
- (8)聲調—古濁去字的判斷

踏水話最特殊的聲母特色是古影母字的ŋ-增生，以語言接觸觀之，可說是四川官話影響而生，若以發音學觀之，『元音高低和聲帶緊縮』是主要條件，若應用拉波夫的「一致性原則」，其音變力量是可以同日而語的，語音條件的具備加上四川方言的推波助瀾，這波浪潮便席捲了踏水話。

踏水話的韻母部分也呈現許多有別於五華話的差異，遇攝與流攝增生陽聲韻尾，四川方言流攝「明母字」讀鼻音尾是大面積共同的特色，四川境內客家話也難招架此勢，而遇攝字微母、疑母字許多一致性的-onŋ則是由遇攝的 u 元音作為媒介帶出，而新的音節結構-uŋ又經過內部規律開口化為-onŋ，故遇攝與流攝的「陰聲韻的陽聲韻化運動」條件為 u 元音及鼻音聲母的引渡，跳脫出陰聲韻的語音框架。受到官話方言富含豐富 y 元音的催化，踏水話合口三等字以及臻攝開口字都有讀為 y 的成分，但兩者的來源不同，因為 y 元音在漢語語音史上的發展是屬於較晚出現的成分，踏水話合口三等的 y 應是語言接觸後的妥協，而臻攝開口字的 y 則為保留上古文部讀為合口的南方特色，是客家話的特色之一。踏水話的輔音韻尾只剩下-n. -ŋ /-ʔ，與四川境內客方言相同，此般劇烈的舒促韻尾失衡現

象，可知乃語言接觸促使之，並連帶影響踏水話的韻母數量，甚至使得咸山、深臻兩組字合流。踏水話的 o 元音破裂主要集中在蟹攝，且因為發音人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發展，過程為 -oi→-uoi→-uai，-oi 結構先破裂為 -uoi，之後再低化為 -uai，使得蟹攝開口字具有 u 介音成份，故元音破裂是「開口字合口化」的關鍵之一。

踏水話的聲調更是具特殊性，調類歸併上的特色莫過於「濁去歸上」，也就是古濁上與濁去字與清上字合流，這應是「濁上歸去」後再度產生的調類歸併現象，雖然在聲調歸併的系統中，我們說濁上與濁去呈現合流狀態，但是當「連讀變調」時卻可以將兩者原有的古聲調地位找回，在兩兩一組的變調組合中，若前字為「陰平、上升、去聲」+上聲時，則前字或後字會有不同的聲調分化，甚至前字與後字全部變化，這種不同的分化基礎是建立在其古聲調地位，因此可以藉由二字的變調組合來判別出已歸併至清上的古濁上與古濁去字，不僅如此，踏水話甚至有一種連讀變調特殊現象，這樣的情形是受到成都話後字、前後字的連讀變調規律影響，產生了 11 與 33 這兩個聲調系統內所沒有的調值，可說是隱藏在聲調系統檯面下的生力軍。

「方言比較」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經由簡單比較原鄉五華話與踏水話後，音韻方面，以聲調最為穩定，其次為聲母、韻母。聲調部分，聲調數量以及調類歸併以及濁去歸上特色都還保留；聲母部分，最大的變化應為精見曉組逢細音的顎化，滋絲音只剩下一套，以及影母字的舌根鼻音ŋ-；韻母部分，「輔音韻尾的簡化」為首要差異，輔以 o 元音的裂化、遇、流攝的陽聲韻尾與撮口呼 y，使得韻母數量與五華話有所差異。雖與原鄉五華話的反差過大，但藉由踏水話聲、韻、調的創新與保留，縱橫交織出四川客家話的新面孔，不僅成為四川客話的語音共性，也是五華話在四川扎根的證據。詞彙方面，踏水話的詞彙受方言接觸甚深，五華話的原貌，只能由一些殘缺的碎片來拼湊，詞彙的一致走向為一客語詞彙與官話詞彙共存，且四川方言的重疊構詞模式也見於踏水話。

踏水話詞彙的轉用情形比音韻現象更趨同於四川方言，只是將四川官話透過語音拗折成踏水話的聲韻調，所以實質上還是屬於四川官話的造詞認知，若以四川省的人口來源，又可追溯到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因為四川官話摻雜了部分湘語的進入，所以它的詞彙成份許多是與湖廣話重疊的，這便無法去追溯源頭。

七、結論及建議事項

本論文主要針對踏水話的音韻、詞彙特點進行討論，在四川簡陽客家話研究的基礎上，可說是一個新的里程碑，雖有初步的研究成果，卻仍有不足之處，往後可以進一步深入鑽研，以下為相關建議：

- 一、**四川簡陽市內部的調查**：長江的支流—沱江，將簡陽市從中切割，分為東西兩邊，根據陳世松先生於《四川客家》一書中之記錄得知，簡陽的桂花、石盤、老君井、五指、五龍、石堰等鄉，這些地區都有客家人居住，並且保存著較為完好的客家方言，沱江流域一線的簡陽賈家區也有客家人居住，這些收錄於文獻記錄的方言點，恰巧都位於沱江的西側，只有踏水鎮處於東側的邊疆地帶，這些位於沱江西側的方言點，都是方言調查的空白點，至今仍無人研究，在簡陽客家話中是具有價值的，值得深入調查。
- 二、**四川境內客家方言點的挖掘**：四川客家方言的研究不若台灣及廣東、江西、閩西等地的客家話那樣蓬勃發展，若能夠將主力放在探勘四川客家話的處女地及語言調查上，定能夠發現如踏水鎮這樣失收於文獻的珍寶，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依此比較四川客家方言點的一致性特徵，成為成立客家方言四川片的有力依據。
- 三、**踏水話語法結構之語料**：除了語音及詞彙，語法結構也是值得去討論的，以往研究多注重語音、詞彙的記錄，而語法領域是較少人碰觸的領域，若可以深入踏水話語法的研究，即可面性的分析語言接觸之影響程度，勾勒出四川客家方言之面貌。